



雾帆岛

I

噩梦之旅

破禁果 著



世界科学出版社



雾帆岛

I 噩梦之旅

破禁果 著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编目 (CIP) 数据

雾帆岛 噩梦之旅/破禁果著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
2011.1

(雾帆岛三部曲)

ISBN 978-7-5012-4026-5

I. ①雾… II. ①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13524号

责任编辑
责任出版
责任校对
特约编辑
版式设计

曾伏华
刘 喆
陈可望
杨朝霞
刘 宁

书 名

雾帆岛——噩梦之旅

Wufandao——Emeng Zhilv

出版发行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

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(100010)

联系电话

编辑部 010-65229674

发行部 010-65265923

印 刷

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

新华书店

开本印张

710×1000毫米 1/16 16.5印张

字 数

250千字

版次印次

2011年4月第1版

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

ISBN 978-7-5012-4026-5

定 价

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晨雾中的驮队/1
- 第二章 夜路上的少女血/5
- 第三章 腥风惊怒图腾狼/13
- 第四章 一个可怕的路人/19
- 第五章 老渔民家的风波/25
- 第六章 神秘的方片枪/30
- 第七章 恐怖的古怪来客/38
- 第八章 羊羔美酒恶人出/46
- 第九章 邪恶的面具/52
- 第十章 一场心碎的逃亡/58
- 第十一章 越南的冷霜/67
- 第十二章 晨曦难闭地府门/73
- 第十三章 山谷漂尸赐宝石/81
- 第十四章 阿根廷来的谜团/87
- 第十五章 祸起原始森林/95
- 第十六章 酒店里的屠夫/103
- 第十七章 石破天惊的秘密/111
- 第十八章 医院惊魂夜/117

- 第十九章 末路上的血光劫/125
- 第二十章 吉婆岛的决心/129
- 第二十一章 病霾中的回忆/137
- 第二十二章 怪异的雅皮因小镇/141
- 第二十三章 土著男孩的呼救/147
- 第二十四章 误入凶蛮之地/153
- 第二十五章 弥鬃部落的大渡河/158
- 第二十六章 土著驿站遇凶险/163
- 第二十七章 幽深的囚魂地窖/170
- 第二十八章 扭曲的生命/179
- 第二十九章 血腥的斗笼/185
- 第三十章 一个被困的冷枪手/190
- 第三十一章 月光下的罪恶/197
- 第三十二章 镇守河岸的剥皮族/203
- 第三十三章 凶险的漂流/209
- 第三十四章 暴走蟒岛林/214
- 第三十五章 刀头舔血的时刻/219
- 第三十六章 撞破鬼门关/224
- 第三十七章 雨林深处的幽灵船/229
- 第三十八章 不明生物不明人/233
- 第三十九章 盗梦猴来了/238
- 第四十章 藏宝者命丧鬼船/244
- 第四十一章 魂失凶兽园/249
- 第四十二章 秘密与拷打/256

第一章 晨雾中的驮队

“山外有山，刺破青天”，这就是云南的山。莽莽苍苍，一望无际。仰起头，帽子掉落地上，还看不见山顶。而在滇西，与缅甸接壤的地方，山势则更为险峻壮阔。

每当一只只绿豆鸟抖着翅膀，在树林间欢唱雀跃时，滇西的上空，也就该蒙蒙亮了。牛奶一样的浓雾，在山谷中游荡弥漫，远远望去，白茫茫一片汪洋，宛若浩淼的大海。

这个时候，就连本地山民，也少有人在山高处走动，生怕一脚踩滑或者踏空，摔下万丈深渊，连尸体也找不回来！可恰恰就在这样的早晨，一支赶马走山的驮队，正沿着苍翠的山脊缓缓走来。

六匹被涂成青色的矮脚马，驮着几个大木箱，紧张兮兮地在陡峭的山道上迈着黑蹄。马的呼吸沉重带响，大眼珠蒙着一层白膜，十分混浊。一看就是赶马的主人不懂爱惜，令这些马在山中苦行疾赶，由于过度惊吓和劳累，染上了隐疾！

但押运马队的几个汉子，却精神饱满，圆瞪着鹰隼一般的眸子，悠悠向前走着。他们手里的马鞭，不时因为马儿胆小不敢前行，而狠狠地抽在马臀上。

“哼哼哼……”走在驮队后面的一个汉子，突然阴笑了起来，故作惋惜地说，“唉呀呀！爱因斯坦说得没错，在亚洲人种里，日本人是可爱的，其他人种都不行！”

这句看似因为漫长跋涉而引起的无聊打趣话，立刻让走在前面的几个汉子面色一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戳在了脊梁骨上。走在最前面的汉子，脸色铁青，左手提着步枪，挽着袖子的手臂上肌肉虬结，累累伤疤看着有些吓人。虽然此人双目犀利，嘴角却一直向下弯着，毫无轻浮之色。

驮队右侧一个背枪的圆脸汉子，见走在前面一直不出声的“队长”微微怔了一下，便立刻不耐烦地扭过脸去，瞪着后面刚才尖声阴笑的



家伙，粗声粗气地问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？是不是想……”

“扎泽，赶路！”

“队长”不等圆脸汉子把话说完，就冷言冷语地打断了他的话。似乎在这位“队长”看来，除了继续向前赶路，任何与赶路无关的东西，都是多余的。

这个叫扎泽的圆脸汉子，愤愤地咽了一口唾沫，也没敢继续说下去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向后又狠瞪了一眼。

驮队后面那个汉子，戴一顶迷彩圆帽，身材高大。他向下拉了拉帽檐，将自己挑着坏笑的下巴遮了遮。尽管此人裹得很严实，但从他的手指和下巴的肤色来看，完全可以确定，他是一个健壮的白人，而不是一个白癜风患者。

走在他前面的三个汉子，黄铜面颊上透着黝黑——典型的亚热带肤色。他们走惯了这条山道，由“队长”领着大家赶路，虽然比较沉闷和枯燥，却也非常安全。

可是跟在驮队后面的白人汉子，倒不像另外两个队员那样领情。他不甘像一条虫子似的，跟着驮队在山道上闷闷蠕动。于是，他毫不顾忌“队长”在队伍里本该受尊重的权威，接着调笑说：“直到现在，日本人还到这片他们曾经侵略过的土地上祭拜阵亡的战马，马为这样的人而死，也值了！再瞧瞧你们三个，哼哼！这六匹马本就不懂偷懒，就算鞭子打得再凶，也怕坚持不到第二个清晨！”

扎泽憋在胸口的怒气本就未消，听白人汉子又拿刚才的话题挑衅，顿时火冒三丈，鼓着一双牛眼喝道：“马生来就是驮重物的，你若心疼它们，那你们来驮这几个箱子！”

白人汉子像是终于激活了一个蠢蛋，肯跟他斗嘴打发时间，便咯咯笑起来。他的笑使驮队左侧的另一个汉子，也跟着有了愠色，拿眼冷冷瞄着他。

白人汉子却无一丝畏惧，反倒兴致更浓地说：“这马也通人性，你少打它们，兴许在死之前，多为你们走几里路。再这样打下去，只怕马不是累死的，而是伤心死的！到时候，这几个箱子，还有我的行李，只能由你们驮。”

他满脸幸灾乐祸地说着，同时朝走在前面的“队长”瞥了一眼。他的话就仿佛是一把刀，穿过两个并无多少心智的喽啰，刀尖直刺在“队长”身上。

扎泽气得鼻孔喷张，压着心头怒火，冷冷地问：“雅科夫！咱们

从缅甸越境，千辛万苦赶到滇西，挡路的荆棘，你没砍过一刀；马匹渴了，你没让它们饮过一滴水；晚上休息，你没守过一次夜！这一路下来，你除了跟在驮队后面游山观景，还做过什么？也难怪你还有力气说风凉话！”

“你不听道理，好像只认一个主子。所以，爱因斯坦说得没错。”白人汉子脸上的笑，更是轻蔑。

走在驮队左侧的扎雷，是个火暴脾气，他眯着一双小眼睛，见扎泽屡屡忍让，而雅科夫却得寸进尺，终于也忍不住了，狠狠地说：

“不用和他废话……人和马一样，要想让他知道好歹，就得用这个！”说着，他扬高了手里的马鞭，吓得马匹四腿打颤。当然，马不会懂得，这个示威动作，针对的是那个白人汉子。

可是，扎雷并没走向雅科夫，而是大步朝前面的“队长”走去。

“队长”也停了下来，立着壮硕的脊背，静静站着，却又不转身，只是他的眉宇微微有些触动。

扎雷凑在“队长”肩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队长！这一路上，我和扎泽受够了这个俄国浑蛋，只要你说句话！看我不拿马鞭打得他满地找牙！”

“队长”依旧铁青着脸，眉宇间锁得又紧了些，扎雷瞪亮一双小眼，充满期待地盯着“队长”。他跟了“队长”很多年，打死打残的人，不计其数，只要“队长”点了头，他绝不手软。

但这一次，“队长”却与往常不同。他微微侧头，看了扎雷一眼。扎雷就像他肚子上的蛔虫，耳朵立刻贴了上去。

“咱们押的这些货，你应该知道轻重！脚下这条路子，可是花了几十年心血，拿一条条人命铺出来的，要抓紧时间做生意。更重要的一点，别跟这个俄国佬较劲，咱们只管送他到目的地。”

“队长”的话令扎雷一愣，他立刻警觉地问：“这个俄国佬不是咱们新入伙的成员？他什么来头？这么嚣张！”

“队长”摇摇头，淡淡地说：“不太清楚！这个人倒没多大本事，不过他有个孪生哥哥，背景非常大，而且身份特殊，行踪诡秘！从印度斜穿东南亚，连带到中国西南，似乎已经被他们的势力贯穿了。咱们脚下这条路，每走一步都是血脚印，你想他哥哥会是个怎样的人！”

扎雷的怒气登时消散，几丝惧意涌上心头，虽然他不是“队长”，但也清楚地知道：从缅甸到云南这一路边陲，布满了两国的边防巡查兵，以及巡山武警。要想靠几匹马，驮着箱子里的东西平安无



事地走过来，可不是撒点小钱，买通官员就能办到的。

那得是真刀真枪，用血肉打出来的一条通道，而且还要巨额资金和铁腕在幕后维护着它。仅仅这一点，就远不是普普通通的组织能够办到的。

听“队长”的意思，雅科夫那位孪生哥哥，仿佛就是这种强大组织里的高层一员，势力可见一斑。而自己和扎泽，甚至“队长”本人，也不过是这张巨大关系网下发展起来的小喽啰，又怎么能和雅科夫这样来头的人较劲呢！

难怪“队长”一路闷声不语，处处忍让着这个俄国佬，若换做别人，只怕早被一刀割喉，踹下了山涧。想到此处，扎雷不免有些后怕，偷瞧了一眼雅科夫。而雅科夫，早就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悠闲地抽起了雪茄。

原本两虎相争之势，瞬间成了老鼠和猫的关系，扎雷生怕被雅科夫看到，忙胆怯地扭过脸，忐忑地问“队长”：“那他的哥哥，岂不是铁腕内幕中的一员！捏着咱们的生死名单？”

“队长”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沉重地点了点头，依旧淡淡地说：“赶路吧！不要再打马，他说得没错，这几匹马到了次日清晨，也就该暴毙了。”

“明早能赶到目的地吗？”扎雷忧心忡忡地问。

“不出大的变故，刚好赶到！你们两个要穿好身上的中国军装，万一遇见了中国巡山武警，不要记错口令，更别用缅甸话和英语同他们交流。再往前走，就该到瑞丽江了。”

扎雷一脸的难为情，像个面团似地垂着头，悻悻地走了回去，将马鞭插在马背上。扎泽不解地问：“怎么？队长又护着那个俄国佬？”

扎雷的脸色很难看，刻意背对着坐在一旁的雅科夫。雅科夫脸上漾着胜利的笑意，点着下巴望着这两个愚蠢的小喽啰！

扎泽见雅科夫戴着耳机听音乐，表情甚为傲慢和轻蔑，更是心头火起，不肯咽下这口气，他对扎雷说：“既然队长不同意，不如咱们用计谋，在下一个山道路口，教训一下这个混……”

不等扎泽说完，扎雷耷拉的眼皮突地睁大，直直瞪着扎泽说：“来头很大——别惹他！”

扎泽顿时一惊，可看到扎雷又无精打采地耷拉下眼皮，便也意识到了事情的轻重。他朝雅科夫望去一眼，雅科夫依旧对着他笑。可他却已不敢再像刚才那样，直直地去对视，便马上错开了目光，只顾赶自己的路。

第二章 夜路上的少女血

前面就是一线天，山势高耸入云。两侧岩壁上，怪石嶙峋，虬松倒挂。几个人走在这触目惊心的天险之间，就连雅科夫也不敢再随意开口说话，生怕头顶那百米高的倾斜岩壁上，突兀的巨石被声音震落下来，砸碎人的脑袋。一时间，青石甬道上，只传来嗒嗒单调的马蹄声。

“站住！”

突然，一声洪亮的呼呵，像震荡的皮球，从狭窄的岩壁中间环音落下，把几个人吓了一跳。

扎泽和扎雷两个人，快速提起步枪，躲避到一块巨石后面。雅科夫也不敢怠慢，闪身插进右侧一条石缝中，将帽子推到脑后，准备随时开战。

“队长”却孤零零一人，站在驮队前面，左手抓着步枪，无任何防御姿态。他就像身后那几匹马一样，似乎不知道危险，更不知道找掩体躲避枪击。

只见他缓缓抬起脸，循着那回环反复的声音，寻找了一会儿，突然也高声喊道：“这山是好山，水是好水，山山水水路不尽，我只走脚下这一条！”

扎雷和扎泽知道，“队长”是在和拦路的人对暗号，他们上次走货的时候，是在前面的瑞丽江边遇到了巡山武警，也是对过了暗号之后继续赶路，毫无一点麻烦。

雅科夫是第一次跟着驮队走山路越境到中国，他只知道这一路走下来，只要由“队长”领着走，不乱闯乱撞，即使遇到了巡防战士，彼此对接一个暗号，也就没什么障碍。

可相反的是，他倒希望遇到几个不对路的边境巡防战士，在这崇山峻岭之中，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，权当消遣漫漫路途中的无聊。所以，他趁着“队长”和躲在暗处的巡防武警对话，便把怀里那支长长的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，悄悄探了出来。



“你疯了？快把枪缩回去，那些都是自己人，你哥哥培养起来的‘路灯’！”扎雷靠在对面的石头上，见雅科夫在这种时刻不知轻重地胡闹，脸都吓青了，忙惊慌不已地告诫他。

雅科夫虽然生性不羁，但也有惧怕之人，那就是他深不可测的哥哥。所以，他这次也就没和扎雷拧着来，缓缓收回步枪，一脸无所谓地笑了笑，说：“紧张什么！我只是想看看那些人的伪装！”

扎泽和扎雷心里都捏了一把汗，见雅科夫不再生事，也就没心思理会他。

“这么黑的天，认识路吗？”两侧巍峨的岩壁上，又响起拦路人的喊话。

“我只往有灯的地方走，路就不会错！”“队长”马上回应那句问话。这青天白日，又哪里用得着路灯，而这茫茫大山，又哪里看得着路灯。然而这些并不是疯话，而是生命攸关的随机暗号，稍有差池，双方就会火拼，打个你死我活。

在中国的云南山里，跟驻守边防军打架，可不像雅科夫想象的那样，只要射死对方，便可大摇大摆地走掉。实际上，一旦受攻击的巡防兵发出信号，这附近山上，被划分在各个区域里的巡防战士，会像汹涌的洪水一般，瞬间聚拢过来，将这四个越境的汉子，连人带马打个稀巴烂。

“队长”非常了解其中的利害，他们押着这批货进山，就像迷宫里的小白鼠，必须规规矩矩，沿着划定的路线走。一旦乱闯乱撞走错了路，遇上其他巡防兵，那可就会被打断双腿，拖回军部刑讯。

岩壁半腰上，两团原本静止不动的翠绿灌木，居然慢慢变成了人形。两个涂着绿脸，浑身插满树枝的巡山武警，抱着长长的狙击步枪，竟一齐露出白牙，向山下行了个军礼。

“队长”面沉如水，嘴角依旧向下弯着，也缓缓向岩壁上回了一个军礼，淡淡地对身后说：“把枪收好，继续赶路！”

扎雷和扎泽都松了一口气，从石头后面走出来，赶马继续前行。只是雅科夫觉着不过瘾，鄙夷地撇了撇嘴，却也没说什么。

走出这条比蛇还蜿蜒的青石甬道，已经临近中午。气势雄浑的瑞丽江，伴着哗哗水声，也已赫然呈现在山脚下。

天气实在酷暑难当，“队长”要大家休息，几个人坐在树林里吃了些东西。扎泽牵着马匹去东边的小溪饮马，雅科夫闲着无聊，便也跟着去。但他可不是良心发现，要帮忙做点什么，而是想找个清澈水

潭，畅快地游上几圈。

瑞丽江又称“白雾笼罩的河”，江水从山高谷深处奔流至此，时而涛声阵阵，时而安静无声，向南淙淙流去。两岸青山葱葱郁郁，竹茂林幽，风光格外诱人。尤其是那怒放着的木棉花，播散在万绿丛中，酷似炫目的火焰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一沿江地段，林立着经过数万年侵蚀的峭壁，形成的石钟乳和溶岩堆积物既像高大的迷宫，又像山涧中的巨石林园，千姿百态，简直是奇观圣景！不仅如此，两岸更有着大小、清澈见底的幽潭。远远望去，真如人间仙境，天神下榻的地方。

雅科夫抡着马鞭，兴奋地走在扎泽前面，他被这天地间的奇景陶醉得不知如何宣泄是好，只能一边向前奔走，一边抽打着擦身而过的野花兰草。

牵在扎泽手上的几匹马，只顾伸长了脖子，将头扎进这无边无际的草地，嗅着花香，吞吃着青草，恨不能一直吃到注满清水的潭边。

扎泽并不在意马的意图，他斜眼打量着雅科夫的背影，越看越是气结，总想给这个嚣张跋扈的俄国小子来上一枪。可一想到此人的背景，又不免心生寒意，赶紧甩了甩发热的脑袋，让自己清醒些。

雅科夫抡打着马鞭，仍肆无忌惮地向前走，脚下绚丽烂漫的野花，让他不知如何表达欣喜。只能用粗暴的破坏力，满足着他因无法占有这种美丽，而受到煎熬的欲望。

忽然，他凌乱的步停了下来，目光被前面清潭中泛起的涟漪吸引了过去，直看得他双眼发直，呼吸渐渐沉重。

幽幽碧潭中，一位肌肤似雪的少女，正将一对香肩露在清清水面上，细细地洗涤着自己。她头戴一顶自编的花冠，活似这山中传说的仙女。而少女脱下来的衣服，就搭在潭边一只背篓上。

这是位傣族少女，从小在这山中长大，有着天地间的灵秀，绝非城市俗艳女子可比。她之所以顶着烈日进山，是想采些罕见的草药，背到集市上卖了之后，准备自己的嫁妆。

此时正值中午，酷暑难熬，而这女孩心情又不错，便采了些野花，将自己泡入清潭，自赏孤芳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远处草地上，一个像饿狼似的男人，正瞪着一双棕色眼睛，色迷迷地盯着她。

当扎泽也发现前面清潭中有一位少女在偷偷沐浴时，雅科夫已经疯狂起来，他丢开马鞭，一边脱身上的衣服，一边向那少女奔去，嘴里还哇哇大叫着：“小美人！你是在等我吗？哈哈，我来了……”



这一举动，简直要把扎泽吓坏了，虽然他自己也是个酒色之徒，干过不少淫人妻女的勾当，但在这条赶马走私的路上，“队长”曾三令五申地交代过，一定要走得干干净净，谁若是弄脏了路，惹来麻烦，轻则砍去手指，重则剁了脑袋。

雅科夫嗷嗷啸叫着，已经把衣服脱得只剩下裤衩。清潭中的少女，见不远处的草地上，突然冒出一个浑身雪白、满头金发的男子，正气势汹汹地冲向自己，顿时吓得魂不附体、惊声尖叫，赶紧往岸上游，想抢了自己的衣服和背篓逃跑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雅科夫？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惹事，咱们以后还得在这条路上走货，别不知轻重！”扎泽冲着雅科夫大叫，可是雅科夫，早就像一条挣脱链条的野狗，直奔猎物而去，哪管身后的人喊些什么。

清潭中的少女，见已经来不及拿回衣服和背篓，便也顾不得许多，她就近游上了岸，拼命往山坡上跑。这少女一出水，迷人的胴体更是一览无遗，那丰满挺拔的胸部，浑圆俏丽的屁股，霎时勾勒出清新淡雅的曲线，让任何一个流氓男子见了，都恨不能一口吃掉这人间尤物。

雅科夫强壮的大腿一跃，“咕咚”一声跳进潭中，水波将他唯一的裤衩也冲掉了。可他早已双眼发红，见没能扑中那少女，更是性欲中烧，又猛地窜上了岸，甩着裤裆里那一大串将要犯罪的工具，厚颜无耻地追了上去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扎泽拉动了枪栓，举起步枪对准了雅科夫，更加急切地喊：“你再犯浑，我可开枪了！”

然而雅科夫，从头到尾就没瞧过扎泽一眼，简直视他为空气。扎泽的手指，几次欲要扣动扳机。可他又清楚地知道，杀不得雅科夫。他也更知道，眼前这一幕，不再是自己能管得了的。他愤愤地跺了一脚，转头向“队长”跑去。

那位傣族少女，又惊又怕，抱着秀美的双乳拼命往山顶跑，嘴里不停地呼喊着救命。她在这山中生活了二十年，也见过西方游客，但还没见过哪个男人会如此丧心病狂，青天白日里敢这么混账。可是，她也感觉出来了，身后那个男子，追抓自己的气势，就像一条野兽想一口咬死一头小羊，绝非善类。

雅科夫一边大步往山上追，一边盯着少女雪白的屁股，早已是垂涎三尺，情欲爆发。

那少女在惊慌中奔跑，一不留神跌倒，粉润的香肩上，顿时被树枝划出一条口子。而雅科夫粗壮的手臂，也就在少女没能挣扎起身之

前，死死搂住了她的腰肢。

“小美人！可逮到你了！哦，别怕，别怕，马上你就会知道，在这青天白日、秀丽山川之中野合，滋味有多奇妙……”雅科夫淫笑着，粗暴的大手一下拉开了少女踢蹬的双腿，令少女含苞待放的私处一览无遗地呈现在眼前。

女孩身体纤弱，哪里拧得过雅科夫的野牛气力。她一声惊惧的惨叫，抓起身边的树枝就往雅科夫头上打，但对雅科夫而言，这简直就像小鸟给犀牛挠痒痒。

他嘿嘿笑着，涨红的双眼贪婪地盯着少女私处，然后猛地一口咬上去，拼命吸吮起来。

少女惊恐得简直要昏死过去，可她又知道，自己不能昏去，否则一切美好的希望和未来，都将被这恶魔毁掉。

“放了我，求求你，我就要嫁人了，你不能碰我！没有了清白，我只能死！求求你了……”女孩凄惨地哀号着，祈求着。

可是雅科夫贪婪的舌头，仍在舔舐着少女下身，犹如几天没吃饭的恶鬼。他是听得懂中文的，而且也听得懂女孩的哀求。

“嘿嘿！苦命的小娘子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除了母狗一样的婊子，我最喜欢搞的，就是你这种忠贞的小野花儿。来吧宝贝儿！别去想你那蠢男人，我随便掏一支枪出来，就吓得他尿裤子！”说着，雅科夫猛地向前一扑，将下身那粗暴蛮横的大家伙，生硬地侵犯进了少女娇柔的躯体。

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少女雪白的大腿之间，顷刻涌出大片鲜血。雅科夫的野蛮和粗暴，不仅给了她身体上的剧痛，更给了她心灵上的毁灭。

雅科夫在少女凄厉的惨叫声中，亢奋地发泄着、强暴着，整片山林之中，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顾忌。

“队长”正坐在卸下来的木箱上闭目养神，见扎泽瞪着牛眼，慌里慌张地跑回来，反倒有些生气地问：“什么事？慌成这个样子？”

扎泽抹着脸上的汗水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不……不好了……”

“队长”铁青的脸一怔，扎雷却已抓起了步枪，担心地问：“有外围的巡防兵过来了？”

“不是！是雅科夫，他……他撞见了一个在水潭洗澡的少女，要强暴人家……”



这句话一说出来，“队长”铁青的脸，立刻蒙上了一层灰白。他忽地站起身，抄起了步枪，急切地问：“在哪里？”

扎泽指着北面的山坡，说：“追上山了，那少女被追上山了。”

“队长”再也不能平静，他扫了一眼茫茫的山川，咬着牙狠狠地骂道：“这个混蛋……”说完，人已经窜了出去。

扎泽和扎雷紧跟在“队长”身后，虽然他俩痛恨雅科夫，一直想让这个俄国佬吃点苦头，但此时的情况，却令他俩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之情。因为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他们从缅甸千辛万苦带进云南的货物，一旦交易成功，每个人都可大赚一笔，可若是出了差错，弄脏了这条路，只怕上面会要了他们几个人的命。

“队长”在树林中疾奔，很快就听到山顶上传来女人的呜咽声。他一个箭步转身，直冲了过去，吓得周围几只在麻栗树上啃吃松子的松鼠，险些摔了下来。

一排油松后面，赤身裸体的雅科夫，摇晃着毛茸茸的胸脯，左手掐住少女的脖子，右手捏着少女的乳房，仍在蛮力施暴。

刚才还像是一朵娇艳荷花的少女，此时已被蹂躏得奄奄一息。她面容青紫，嘴角带着血，迷离的眼光中，见到有三个身穿中国军装的男子冲过来，让她破灭的希望有了一丝光亮。少女艰难地抬起一只手，伸向冲到近前的“队长”，虚弱地呼喊：“解放军，救救我，解放军……”

可她又哪里会想到，出现在眼前的这三个男子，虽然披着神圣的中国军装，却跟正强暴她的俄国佬是一丘之貉。他们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，冲上来用枪托猛砸这个恶棍的头，也更没有一脚把他踹下去。

“队长”冷冷地看了女孩一眼，脸上泛起一个狠毒的表情，他走到雅科夫身后，阴沉着脸说：“下来！”

可是雅科夫，早已陶醉在快感里，根本不予理睬。

“队长”拔出手枪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拉开了枪栓，对着雅科夫健壮的脊背，又冷冷地说：“下来！”

雅科夫在一阵快意中达到高潮，嘴角抽动着，表情极其受用，就仿佛这林中只有他自己，身后的几个人都是树木而已。

“队长”向前一步，把枪口顶在了雅科夫的后脑上，这个举动，反而令扎泽和扎雷有了一丝不安。雅科夫那过半的快意，没等完全消失，就被这一顶顶没了。

恨意顿时泛起在他的脸上，他斜眼瞄了瞄“队长”那铁青的脸，死样活气地说：“这不过就是个中国娘儿们！在缅甸的时候，你也不

是没见我抢女人玩。别跟我假正经——小心点，你的枪！”

“队长”冷着脸，又朝雅科夫压着的少女望了望，只见这个少女下身血污，脖子和胸口上，被抓出大片青紫色淤伤，而且眼珠开始上翻，抽搐得很厉害，已是气若游丝。

“队长”又用枪口顶了一下雅科夫的后脑，冷冷地说：“可你弄脏了你哥哥的路！”

“哼哼哼……”雅科夫轻轻阴笑，双目却突然一瞪，极具威胁地说，“你还知道我有个哥哥？我以为你忘了呢！”

话一说完，他忽地站了起来，直直对视着“队长”，两个人的鼻子几乎要像牛角似地顶在一起。

“队长”的威严，在雅科夫眼里，似乎什么都不是。他反倒像个“队长”，冷冷地训斥说：“路脏了，扫一扫就是！你再敢用枪指我的头，我就宰了你！”

扎雷在雅科夫眼里，无疑是个愚蠢的小喽啰，可在“队长”眼里，却是个言听计从，又有些心机的好随从。他见“队长”和雅科夫僵持住了，忙走上前来，插科打诨地说：“没关系的！我来扫，我来扫！明天就到目的地了，咱们还是抓紧赶路！”

扎雷说着，快步站到山顶，向下望了一眼。只见下面离地数百米，是个广阔的湖泊。他又赶紧说：“把这个女人丢下去，就当她自己不小心，摔下去的；或者想不开，跳崖自杀了。”

扎泽心里清楚，“队长”若真与雅科夫冲突起来，别说到手的一笔买卖分不到钱，自己也得跟着完蛋。于是他也赶忙附和：“对对对，是这个女人不小心，自己摔下去的！她还有衣服和背篓在水潭边，我这就去拿！”

扎泽对扎雷递了个眼色，转身一溜烟，跑下了山坡。扎雷赶紧赔笑，站在“队长”身后说：“咱们千辛万苦，从缅甸赶到云南，眼瞅着明天就到了，不能功亏一篑。都冷静一些，冷静一些！”

扎雷虽然在向雅科夫赔笑，可他的话，却是说给自己的“队长”听，让“队长”三思。“队长”与雅科夫对视的目光，率先有了退让，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，只要过了明天早晨，雅科夫这个棘手的家伙，就不会再跟他们一起了，而他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中国女人，为了遵守道上的规矩，跟制定规矩的人作对。

雅科夫见“队长”示弱，便狂笑一声，大摇大摆地走开了。扎泽拿来了衣服和背篓，给这个尚有气息的女人穿戴上，然后看着“队长”。



“队长”脸上并无轻松之色，他从腰里掏出一个被保鲜膜裹着的手机，开机后拨通了一串号码。

“你好，这里是公安局！请讲！”电话那端，传来一个颇具职业素养，又有着几分干部口气的男子问话声。

“黑桃三，我是梅花六！有个傣族少女在露天神府江段跳崖自杀了，你打扫一下路。”

电话里，叫黑桃三的男子一听，立刻变了姿态，怒声怒气地问：“怎么搞的？你们又这么不小心？”

“队长”叹了一口气，很无奈：“没办法，等见了面，再给你解释！这事儿别让上面知道，否则咱们都要受罚！”

“他妈的！老子还剩七根手指，鬼才希望被上面知道。你抓紧赶路，我这就带人过去。”

“嗯，一定要滴水不漏！”挂上了电话，“队长”这才松一口气。他走到少女跟前，那女孩背靠树干，赤身蜷缩成一团，不停地抽搐。他翻开少女的眼皮，见仍有泪水涌出，但瞳孔却不断收缩，显然已是意识恍惚。

“队长”单手抚摸着少女的脖颈，只见他一咬牙，猛地将这少女生生提了起来。少女的嘴角，又溢出一股鲜血，滴在“队长”掐着她咽喉的手上。“队长”淡淡地看了一眼，又淡淡地说：“小姑娘，是你命不好，别怪我心狠……”

只听“嘎嘣”一声，“队长”那钢筋铁骨似的手指，捏断了少女的颈骨，甩手将她推下了山。

扎雷和扎泽凑到山崖边，看着一具尸体坠落，虽然有些余悸，但也都跟着松了一口气。